

饒宗頤著

楚辭地理考

商務印書館發行



饒宗頤著

楚辭地理考

商務印書館發行

(94247)

定價國幣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饒宗頤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自序

予爲古地辨，此其一種也。以篇帙較多，故抽出單行，茲當刊布，因撮要略序其首。

自來言楚辭者，多誤以屈原放居漢北，此說倡自王船山，後人信之甚多。考其說所資爲證明者有四事：其一，以抽思篇言「有鳥自南，來集漢北。」卽指屈原居漢北。不知「烏集漢北」乃託懷王會秦武關，渡漢而北，非屈原自謂也。其二，以漁父辭言「滄浪之水」，滄浪爲漢水別名。案滄浪之句，蓋出孺子之歌，孟子已載之，爲漢、河流行風謠，屈原采之入於漁父辭。故辭中所言滄浪，非屈原親到之地，乃孺子歌所產之域，無關於屈原遷放之地也。其三，以湘君言「涔陽極浦」，涔陽卽漢水之陽。實則涔陽乃涔澧之涔，非沱之涔；涔陽浦卽澧浦也。其四，以屈原曾官三閭大夫，遂謂三閭卽丹水之三戶。考三閭乃公族名，卽指楚三大彊宗之昭、屈、景。三戶之名，見于哀四年左傳，哀四年爲楚昭王二十五年，是昭王時已有「三戶」之地名，而三閭三姓之昭，蓋以昭王爲號，得名實在昭王後，知三戶名稱，非由於三

族，則三閭非三戶，明矣。且漁父辭言：「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斯」字殆指屈原流放所在，其謂文中所言之江潭及湘流，灼然甚明。而三閭者，指其故職；是在文意上，三閭亦不得爲屈原貶所也。由此知彼主屈原放居漢北，本無其事，說者誤解文義，遂別生枝節，不得不亟爲辨正者也。

楚辭地名，多有未詳。如離騷「朝搴阨之木蘭。」王逸注：「阨，山名。」抽思「宿北姑兮。」王注：「地名。」皆不言所在。依予考之，阨卽漢志廬江郡泚水所出之泚山；北姑卽齊都之薄姑。地望旣明，而後離騷，抽思寫作時地，可據以考定。招魂云：「路貫廬江左長薄。」此追記原放江南之事也；阨在廬江，則搴木蘭於阨，自爲路貫廬江時事，是離騷當作於頃襄貶原於江南之時明矣。北姑者齊都，原時蓋爲齊使，抽思之作，在傷懷王入秦之無識，又無善謀能諫之臣在其側，則作期當在懷王入秦之後也。又高唐爲觀名，古音「唐」「陽」相通，知高唐卽高陽，高陽氏爲楚先，故楚人禘之，高唐觀卽祀高陽氏之處。凡此皆屬新見，尤願質正於高明者。

曾謂考古代地理，其方法有二。一曰辨地名，二曰審地望。前者爲考原之事，所以窮其名稱之由來，與所指之範圍也；後者爲究流之事，即求其地之所在與遷徙沿革也。辨名者，當知地名之種類不一。有泛稱之地名，如「江南」之指大江以南一帶之地是也；有專稱之地名，如江南亦爲邑名是也；有合稱之地名，如「鄢郢」爲宜城之鄢及江陵之郢之合稱是也；有別稱之地名，如楚徙陳後，所謂鄢、郢乃轉指鄢陵及郢陳是也；有借稱之地名，如楚都江陵曰郢，復假爲楚都代稱，故在紀謂之紀郢，在鄢謂之鄢郢，在陳謂之郢陳是也；有混稱之地名，如邊裔地名，多所淆亂，南方蒼梧之名，亦訛傳於東西方是也；故宜詳加辨析，庶無舛誤。至于審地望，則常留意於其民族遷徙與建置沿革。遷徙之，例如邾爲楚亡，徙之江夏，仍號曰邾；蔡爲楚滅，遷於武陵，謂之高蔡；尙有上蔡下蔡，例同。建置之例，如楚黔中之疆域及所治，異于秦漢之黔中郡，并宜區別而論之。古代地名，多同號而異地，或殊名而同實，其紛紜繁賾，至難悉究，然亦有大例，可資尋考，循是以求，或可得其情實；茲編所論，揭其梗概，尤望覽者有察乎此云。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潮安饒宗頤識於香港寓廬。

楚辭地理考序

考據之學，愈近愈精，讀宗頤饒君之書，而益信也。君治古史地學，深入堂奧，精思所及，往往能發前人所未發，近著楚辭地理考，凡三卷二十篇，鉤深索隱，多所自得，乍聞其說，似訝其創，詳考之，則皆信而有徵；並治世治古地理者，未能或之先也。錢君賓四，爲學深博，與君持論異，而塗轍實同。往嘗讀錢君之書云：「屈原放居，地在漢北，楚辭所歌，洞庭，澧諸水，本在江北」。余於楚辭地理，未曾深究，雖有所疑，未能明辨也。及觀君是書，舉凡洞庭，沅，湘諸名，靡不博徵詳考，確定其地，歎觀止矣！余于二君之說，固未足以平其得失，然竊有所見焉。屈子早居，舊說在漢北，實無明證，饒君辨之已詳。至楚辭所陳洞庭，沅，湘諸地，疑在江南。九歌湘君：「會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望涪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此明謂由沅，湘北征，徂江，適道於洞庭，上兩言指出發與所往之地，中兩言指所出之方向與塗逕，故其下曰望涪陽而橫大江，似無庸改舊說以

從新也。

至江北亦有洞庭湘水等地名，自是可信，然不必以之釋楚辭耳。

尤有進者，九歌多漢世之文，太一東君雲中，司命，漢氏之命祀也；未央，椒堂，壽宮，紫壇，漢皇燕居與禮神之所也；「九歌畢奏，」又漢代郊祀歌之詞也。錢君之言曰：「湘域在兩漢時，尙爲蠻貊荒區，豈得先秦之世，已有此美妙典則之民歌，」則九歌者，果爲湘域之作，不得出于先秦之世矣，豈漢賢善擬古者若賈子相如者之所爲乎？不敢臆斷，姑陳其疑，以質二君。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童書業謹識于上海

目次

自序

卷上

高唐考

附伯庸考

釋阼

說滄浪之水

潯陽考

北姑考

附抽思解

楚辭地理考 目次

三閭辨

蒼梧考異

方林考

卷中

洞庭辨上中下

說五渚

江南解

湘水巫山辨

附方淮考

卷下

釋郢郢

釋郢

附楚昭王墓辨

哀郢辨惑

楚黔中考

附錄

楚辭地名索引

楚辭地理考
目次

楚辭地理考

卷上

高唐考

(一)

宋玉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玉曰：『昔者先王曾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

如賦言，高唐是觀名。

（漢書司馬相如傳孟康注稱「雲夢中
高唐之臺。」按，臺與觀義同。）

洛宮舊事三：『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臺，望朝雲之館，其上有雲氣，……玉曰：『昔者

先王游於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王悅而問之曰：「我夏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乎巫山之臺。……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游於高唐，願薦寢席。王因幸之。既而言曰：「……今遇君之靈，幸妾之寡，將撫君苗裔，藩乎江、漢之間。」玉謝之。

辭去。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原注云：「見襄陽耆舊傳。御覽三百九十九引同。字句間與文選本賦稍異。考文選三十一江文通雜體詩第三十首潘黃門篇，「爾無帝女靈」句下注，引宋玉集文與此同。惟「雲夢之臺」，臺字作野，夏帝之季女，「夏」字無，稍異耳。水經注三十四江水注引宋玉云云，亦與舊事同，疑今本文選有脫漏。）

舊事所引，高唐之觀，作朝雲之館，名雖異而所指同。

子虛賦：「雲夢者，方九百里……緣以大江，限以巫山。……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

按五臣本文選雲陽作陽雲，李善注：『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翰曰：『陽雲臺卽高唐觀，言高出雲之陽，故以名焉。』是雲陽之臺，亦卽高唐之觀也。渚宮故事引宋玉賦，別稱「巫山之臺。」考寰宇記（百四十六）巫山縣：『陽雲臺高一二十丈，南枕長江。』是陽雲臺在巫山間，亦以所在之山爲號也。

綜上言之，高唐之觀，朝雲之館，雲陽之臺，陽臺，巫山之臺，實一處而殊名。

尋臺所以稱高唐者，蓋高唐卽高陽也。唐陽古通，春秋昭十二年『納北燕伯于陽。』左傳作唐。杜注：『陽卽唐。』說文口部：『陽，古文唐，从口易。』甲骨文，湯皆作唐，齊侯鐘銘，『成湯』作『成唐』，吳都賦：『陽夷勃盧之旅，』越絕書外傳作『陽夷』，吳越春秋作『唐夷』，漢書高紀，『芒、碭』，蘇林注『碭音唐』。凡此皆易古讀唐之證。故高唐之卽高陽，絕無可疑。史記楚世家：『楚之先祖出于帝顓頊高陽。』屈原者楚同姓也，其離騷亦言『帝高陽之苗裔。』由是觀之，楚之先，出于高陽，故楚人誦高陽，高唐之觀，當卽祀高陽之所在，故名高唐也。

(二)

自唐陽之通假不明，高唐之義遂晦，古地名有高唐，上唐，說者因誤高唐爲地名。王閼運謂：『高唐，齊地。玉因懷王以絕齊交致禍，故諷襄王使結婚於齊。』按本賦明云：『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又云：『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儗比；巫山赫其無儔兮，道互折而

層累。」則高唐之觀，與雲夢、巫山正相邇，於齊絕無涉也。錢穆則言：『巫山爲今隨縣大洪山，高唐乃在隨水右壤，春秋時有唐國，滅於楚，地在安陸隨縣西北八十五里，漢爲上唐鄉，屬舂陵，上唐之稱高唐，猶上蔡之稱高蔡。』（楚辭地名考）按高唐乃觀名，上已論之；以爲地名，與本賦所言不合。且大洪山亦不得爲巫山。（見下文湘水）高唐賦中所言之巫山，自是巫郡之巫山，其所以然者，此篇作意，極陳巫山之險，示其地爲楚西阨塞，宜屯兵固守，以其時巫黔爲秦人所覬覦，故賦之，冀楚王之有所悟也。章炳麟曰：

『楚世家：「懷王至秦，閉武關，因留懷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懷王不許。及頃襄王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于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蓋巫、郢一航可達，所謂「朝發白帝，暮宿江陵」，楚上游之險，惟在於此。懷王雖被留，猶不肯割以予秦；襄王既立，宜置重兵戍守，而當時絕未念及，故王以賦感之。人情不肯相捨者，莫如男女，故以狎愛之辭爲喻。神女賦但道瓊姿瑋態，高唐賦則極道山川險峻，至有「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鵲鵲鷹鵂，

飛揚伏竄，「諸語，豈敘狎愛所常爾乎？此二賦蓋作於襄王初載，至二十年後，其事乃驗。」（制書十四期劉漢問話二十五。）

是說至確。賦之末言：「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往自今，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即勸王於巫山，宜加措意，其託諷之意尤顯。明乎此，則高唐賦之述巫山，非尋常之敷陳，實有至大之含愜。而此巫山即巫、黔之巫無疑。

尚有證者，祀高陽之高唐觀在巫山，故亦稱「巫山之臺。」其臺所以在巫山者，亦非出于偶然。考楚人發迹丹陽，丹陽蓋在丹山之北，地正與巫山爲鄰，山海經海內南經：「夏后啓之臣曰孟涂，是司神於巴人。……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一丹山在丹陽南一語，水經注引作郢景純云云。）

鄭道元曰：「丹山西，即巫山者也。」楚人居丹陽，必祀其遠祖高陽於此。巫山與丹山接壤，楚人踰躋所及，故巫山亦有高陽之廟焉。故知高唐觀所在之巫山，非丹山西之巫山固莫屬矣。

或問：「江水注云：「丹山西即巫山，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瑤姬。」高唐旣爲楚祀其遠祖高陽氏之觀，何以有瑤姬故事，流傳於其間乎？答曰：瑤姬蓋瑤臺女，即有娥女。離

騷：『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有娥女見於古本竹書紀年云：『后桀伐岷山，進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其二女，而棄其元妃於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間夏。』（御覽百三十五引）蓋爲夏桀故事。按渚宮舊事引宋玉賦作「夏姬之季女，名曰瑤姬。」是高唐之傳說，確與夏有關，證之紀年，乃后桀事。天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蒙山卽岷山，爲蜀地山名，以是知瑤姬故事會誰傳及於蜀，岷巫相邇，故岷山之故事，復流傳於巫山。（按蒙山本東蒙，在魯西，詳顧頡剛有仍國考。蜀地有蒙山，故訛傳爲一事。）巫山有高陽觀，高陽稱「帝高陽」，而瑤姬稱「帝女」，故遂傳會爲一，於是祀高陽之高唐觀，遂有夏帝季女瑤姬之神話矣。

山海經大荒西經：『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陽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走厥咎，乃降於巫山。』郭注：『于章，山名。』今按「于」字乃助詞，當云「章，山名。」章山今湖北安陸西章山，巫山今四川巫縣巫山，由章山西百里，可抵巫山。夏亡之傳說，既與巫山有關，而古書皆載夏亡由於有仍女，（卽南娥）有仍女卽瑤姬，是知巫山有瑤姬故事，乃因夏亡故事而牽合附會也。古代神話，多出於若干傳說之湊合演變，斯其